



登楼旗尖

廖品仕/文

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”雨后，当雾气停留在半山腰，温岭的楼旗山就是座“神仙山”了。

每天在厂区内翘望神山，心想来而不登，非礼也。去不了遥远的西藏布达拉宫，一定要去楼旗尖的“江南布达拉宫”看看。于是，约了老家在安徽的刘师傅一同登山。

去往楼旗山的路上，刘师傅抑制不住内心的亢奋：“在老家我都看不到山，我就想着爬山！”颇有“那远山，呼唤我”的意味，只为最后一刻的“会当凌绝顶”。

山脚下植被茂盛，刚步入上山口，树上就传来清脆的歌声，这里是鸟儿们的天堂。真幸运，还遇见松鼠了！它们拖着长长的毛茸茸的尾巴，在树杈间追逐跳跃。

还没到半山腰，有点儿微喘的时候，先来到了天波府。登顶后才知道，顶峰上还建有一座天波府。这里供奉着杨家将的塑像，殿后有一片竹林，建了个凉亭，山花烂漫，林木幽静。踩着两米宽的阶梯一路攀登，迎来的是甜丝丝的花草香。在这样一个平常的日子，我们怀着灿烂的心情，和遇见的每一棵树、每一块石头，热情地打招呼。

登上了一小段奇陡的台阶，便来到了天后宫。站在殿堂前，视野开阔起来，整个楼旗村、横峰街道尽收眼底。过了一座石桥后，山势越来越陡峭，道路的坡度越来越大，每一级的阶梯都是热情的，爬一级又一级的台阶是苦趣也是乐趣。遥望着山峰壁立千仞，再看那依势而建的华丽建筑，不禁赞叹建筑师的鬼斧神工。

一直爬升的台阶，仿佛在无穷无尽地延伸着，令我顿时口干舌燥起来。山上每座殿里几乎都有水和饮料售卖，价格亲民，让人感到民风淳朴。

因为老家在大山沟里，我从小被长辈称为野猴子。这边我才微微喘着气，刘师傅早已上气不接下气，嘴里还断断续续地念叨着：“得多锻炼哪！还要多爬爬山，你看这里风景多好！”

终于又望见一个凉亭，想加快脚步，却已累得只有喘气的份儿了。以为登顶在即，一旁的人却说：“还得再爬一阵子。”我们一屁股坐在亭子里的长凳上，都舍不得挪开了。

攀登了两千多级台阶后，我们终于登上了气势如虹的楼旗尖。先往右拐，来到云蔚亭，接着往右走，弯弯曲曲的小径直通一个怪石嶙峋的小山头。往左走是个建在悬崖上的观景台，与方山遥相呼应。站在上面，看刀削斧劈般的山坡上开满了映山红；山脚下镶着一块巨大的墨绿色“玉佩”，便是楼旗水库了；水库上方的山坳里，雄伟壮观的惠众寺庄严肃穆。

左边的山峰是楼旗尖的主打景观，胡公殿、娘娘庙、天波府、观音堂都建在这里。正式登顶时，我们怀揣着振奋乐观的心情。置身于山顶华丽璀璨的宝殿，身心是放空，但游玩的心是热忱的。

正值日落时分，金色的阳光洒在“江南布达拉宫”上，风景如画，美不胜收。靠在栏杆边上，有恐高症的我，望着山脚小腿发软，颤抖个不停，头

一直往下坠，身体似乎要翻到悬崖下边了。

来到观音堂前的廊台上，我喘了口气，挺直了身躯，忘记了登山时的狼狈。此处正是登高望远的好地方，温岭风光尽收眼底，西部群山一览无余。我忍不住赋诗一首：“拾级旗峰上，天地渐明朗。登顶我为峰，万物尽妖娆。”把房子盖到这样高的山顶上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

下山时，见往琛山方向有人在采摘野果。走近一看是在采茶，对方说：“往琛山，这边也可以下。”与刘师傅商量后，我们决定从善如流。这里峰顶平缓，放眼之处皆是映山红。才往下一小段路，便见山坳树木繁茂，叶子越发苍翠，有连绵的鸟鸣声，让人感到由衷的喜悦。两边的树冠交叉在一起，像一条一直向下延伸的绿色长廊，又仿佛是一对对恋人紧握着双臂，在接受我们的祝福。

这里一排一排的树，引我走向时光深处的美好。在这里，时光凝固，岁月柔软，我放慢了脚步，甚至不愿挪动步子，就这样坐在台阶上，感觉平凡的日子也如童话般美妙。沿着落叶与尘泥铺就的路望去，是错落有致的坟墓，山上的世界只有死者居住。当清晨的鸟鸣声响起，他们就会“醒”过来，因为这里是永远的极乐世界。

在空旷的大山里和自己对话，我陷入了沉思，一股甘甜的泉水流向我荒芜贫瘠的心田。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座山。尽管生活粗粝无常，现实一地鸡毛，我还是看见自己心中的山，如折不断的通电后的钨丝，在黑暗中熠熠生辉。

回到山脚下的马路边，许是两人都被美景陶醉了，回厂时却反向往温岭那边走了。

人间没有天堂，但人间有令人自在满足、能妥帖安放浮躁灵魂的山野，它是思想的驿站。一下午的缱绻时光里，静看楼旗尖风景，这是一次灵魂的自在独行。

五律·秋兴远眺

丁海明

晨曦微雨冷，擎盖满池香。
暗雾连天涌，寒烟入夜凉。
登高伤远雁，抱病怅新霜。
自古悲秋意，归心是故乡。

落叶

程玉彩

萧瑟秋深昼夜凉，翩跹翠叶渐成黄。
抱枝眷恋相逢喜，离树飘零告别伤。
无奈层层经苦雨，岂知片片断柔肠。
归根不悔化肥土，唯待来春着绿妆。

秋夜风凉，独自散步

蔡建荣/文

夜幕轻轻挥洒着深蓝的颜料，将广阔的天际渐渐染暗。时针悄然滑过了晚七时的门槛，城市的喧嚣似乎也被这抹深蓝温柔地拥抱，逐渐归于寂静，为秋夜的静谧铺设了一条悠长的路。我带着一颗向往安静的心，从瓦窑头温馨的小家出发，踏上了一场与秋夜对话的慢行。

秋风，是这个季节最细腻的笔触，它不紧不慢地穿梭在城市的脉络中，带着几分清凉，夹杂着淡淡的幽香，如同老友般轻轻拂过脸颊，带走白日的尘埃，留下的是心灵的安闲与恬静。我紧了紧秋衫，让这份恰到好处凉意成为陪伴，仿佛是大自然最贴心的慰藉，让心灵得到片刻的休憩与释放。

街道两旁，一盏盏路灯相继亮起，它们像是夜的守护者，用昏黄而柔和的光芒，为这僻静的秋夜披上了一层温馨而神秘的纱幔。我踏着光影交错的道路，每一步都踏出了岁月的回响，心中涌动的情感复杂而微妙——既有对往昔时光的深深怀念，那些欢笑与忧伤仿佛就在昨日；也有对未来日子的无限憧憬和希冀，期待着每一个未知的明天都能如这个秋夜般清静而美好。

走过殿前，这片曾经的荒凉之地已蜕变为繁华的商业园区，高楼林立，霓虹闪烁，每一处变化都诉说着时代的进步与变迁。我放慢脚步，目光在熟悉与陌生之间徘徊，试图从这一砖一瓦间捕捉记忆的碎片。秋风似乎也懂得我的心思，它轻轻吹过，带走了心头的几分惆怅，留下一片释然与豁达。

再往前，万达广场的灯火辉煌得如同璀璨的星辰，照亮了夜空的一角，这里是现代都市的缩影，喧嚣与活力并存。我绕着广场缓缓踱步，耳边是人群的欢声笑语，广场舞曲的热闹张扬，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曲生动的都市交响乐。我虽身处其中，却又仿佛游离于喧嚣之外，心中充满了对宁静与自由的珍惜。

绕万达广场走了一圈，我觉得有些倦怠，便停下了匆匆的脚步，在门店前那些为过往客人准备的椅子上小憩。椅子虽普通，但在这不经意的时刻，成为我疲惫心灵的避风港。风似乎比白日里更加肆意，它穿梭过巷，带着秋独有的凉意，轻轻拂过我的脸颊，带走了一身的燥热与尘埃，只留下一片清新与安适。

我闭上眼，让心灵随着这夜的呼吸一同起伏。深吸一口气，那是秋天的味道，清新中夹杂着淡淡的寒意，仿佛是大自然最纯粹的情感，不加修饰，直接而深刻。这份清凉，不仅渗透进我的肌肤，更深深触动了我的心弦，让我在这片片刻的圆静中，找到了久违的平和与安闲。

小憩的时光总是短暂而宝贵，但它给予我的，却是一次心灵的深度休憩。就像是长途跋涉后的一杯甘泉，不仅滋润了干涸的心田，更为接下来的旅程蓄满了力量。当我再次睁开眼，望向远方，心中已是一片明朗。这一路走来的风景，从城市的喧嚣到此刻的幽静，从内心的迷茫到逐渐清晰的方向，仿佛都是命运巧妙的安排，让我在不经意间，完成了一次心灵的蜕变。

原路返回，秋风依旧，但我的心情已截然不同。我不再是那个被生活琐事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我，而是一个在秋夜的风中找到了自我，学会了淡泊与从容的我。秋夜的风，仿佛有了魔力，它不仅吹散了白日的疲惫，更吹散了我心中的迷雾，让我在这片安静与自由中，重新找回了内心的平和与坚定。

家门在夜色的掩映下，显得格外温馨。当我轻轻推开这扇门，一股熟悉的暖流瞬间包裹了我。我知道，虽然这次散步画上了句号，但那份由心而生的清静与力量，将会成为我人生旅途中最宝贵的财富。它们将伴随着我，走过未来的每一个日夜，无论有多少风雨。

又闻桂花香

陈连清/文

“暗淡轻黄体性柔，情疏迹远只香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”这个季节，桂花是主角。

我居住在白云山旁，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一两株桂花树。一株株树儿被秋风牵起手，互相挥动着，左顾右盼着，争先恐后地开出金色、银色、丹红的花朵，展示着美丽的身姿。远观，那满树的缤纷如同璀璨的繁星，点缀在绿叶之间；或成簇成团，热烈奔放；或零零散散，淡雅别致。我常常凑近去看，小小的花瓣细腻而柔软，四片花瓣紧紧相拥，散发着温暖与希望。一嗅，香气浓稠得化不开，让人在瞬间沉醉。我试图看懂这小小的花朵，它为何有着如此惊人的魅力和芬芳？

一日清晨，我又坐于窗前，凝视着门前那一株亭亭玉立的桂花树。一阵秋风吹来，窗户“吱呀”一声开得更大了，几朵桂花飘到了脸上，一股香气灌进房间，继而塞满了每个角落，令人神清气爽。那一室香气的记忆丝线，轻轻一扯，便牵出了无数的温暖回忆。去年此时，我听闻松门镇何荣富义工队那些充满爱与奉献的人和事，写下了散文《最是秋日桂花香》。今年，义工们的脚步也没停歇过，一直奔波在路上，犹如窗前的桂花，年年绽放，香远益清。查阅一番，一则则暖新闻闪烁着跳进眼帘，令我目不暇接。

5月，义工队带领10多位盲友到龙门沙滩听海，颇为新奇。盲友们到了海滩万分激动，高喊：“大海，我们来了！”他们看不到海的模样，只能用其他感官感受：听着一波浪打来，发出欢乐声响，和煦的海风轻轻吹拂脸庞，波浪轻柔地抚摸浸入海水中的双脚……盲友们纷纷激动地说道：“我第一次拥抱大海，多么美妙啊！”“沙子细细软软的，非常舒爽，这是我向往的另一个世界！”一旁的文艺志愿者们还弹起琵琶、吉他，拉起二胡，唱起歌儿为他们助兴。尽管看不到海，但活动却让盲友们感受到大海的浪漫和情怀。

9月下旬，义工队走进松东村，为一名学生修缮危房。大家拿起锤子、锯子、榔头，叮叮当当地干开了；加固完房子后，又买来柜子、空调安装上，直到10月6日才修缮完毕。随后，义工队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海韵新村梨山头，为一位孤寡老人建起遮阳棚、加固房屋。

10月初，队员们得知北沙村残障人士应菊清要出院了，便来到他家清理杂物，打扫房间，还买来家具、棉被等。老人回来后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是流泪。

重阳节，松门义工队又联合石塘义工队、太平东辉义工队，来到石塘镇隔海岛渔村，为岛上150多位老人办了场敬老宴。这样的重阳敬老宴，义工队已连续办了十来年。

每周三还是义工队的“爱心编织之夜”，队员们围坐在一起，用一针一线穿起爱心，为西北等地困难家庭的孩子织就一条条温暖的围巾。他们从未停止过手上的飞针走线，这种坚持多么不易！此外，他们还积极投身海滩垃圾清理、剪枝植绿、环保知识宣传等活动。

我想，义工队持之以恒地为老弱病残群体做好事，自掏腰包，牺牲时间，干了一年又一年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细细琢磨，他们这是把困难群体当成了家人，谁不对家人好呢？义工们胸怀宽广，境界高远，把小家庭的“我”变成了大家庭的“我”；他们助人为乐，“送人玫瑰，手留余香”，看着弱者吃饱穿暖住安，心里也乐开了花。何荣富曾告诉我，他们在集体活动中，会结识更多的人，在快乐的同时，也结交了朋友，建立了友谊，使自己精神充实，更增长了才智。总之，他们在助人的同时，也成全了自己，使自己的人生价值提升了一个台阶。

我又把目光探向窗外，这时一束阳光打在树上，呵，又是一年桂花盛放！那一树桂花黄澄澄，笑盈盈，海风缓缓吹来，花儿翩翩起舞，金光闪闪，漫天飘香……

秋

陈洁婷/文

所有的季节中，我最喜欢秋季，因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气候适宜，阳光爽朗。形容秋天有一个词：秋高气爽。我喜欢秋天的气候，不冷不热，干脆脆，它不像春天那么潮湿，不像夏天那么燥热，也不像冬天那么严寒。它一如既往地明丽高洁，虽然有些树木树叶变黄飘落，但是依然是常绿树木郁郁葱葱、生机勃勃，依然有红枫点缀、瓜果低垂，一眼望去红橙黄绿，妩媚而丰盛。

刘禹锡说：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我最喜欢秋日的碧空，秋日的天空特别深、特别蓝，就像一双没有污染的眼睛，那么纯净，深不见底。我小时候常常长久地凝望秋日的蓝空，深情地与它对视。它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，能抚慰我的灵魂，让我变得纯粹干净，如绸缎一般顺滑柔和。

秋天开放的花不多，最常见的有菊花和桂花。菊花自古是文人墨客歌颂追捧的对象。它不在温暖的春季跟百花斗艳，而是选择在气温渐冷、百花凋残的秋季盛开，不追潮流，自开自落，独领风情。咏物喻人，菊花常常成为气韵超逸、洁身自好的象征。秋天还有一种花是桂花，在我们本地很常见，它花朵小，但是香艳，一路走过，花香撩人，沁人心扉，令人沉迷。它不仅香味浓郁供人品鉴，更是一味食材和药材。本地人经常采摘来晒干腌制，做成桂花茶、桂花糕或桂花糯米圆。加入桂花的食物和茶点闻起来有一股花香，吃起来有秋天的味道，既有情怀又接地气，大人小孩都喜欢，是老少皆宜的食品。桂花花香扑鼻，看似妖艳，但人食入药时却低眉顺目，以其筋骨为你舍身，换你的唇齿留香、味蕾饱足。桂花有一种被文人墨客忽视的高洁和金贵，它既优雅诗意又实用亲切，既身处艺术殿堂，又活在江湖之中，可亲可近，可咏可叹，还有我们追求和向往的精神品格。

秋天虫类减少，候鸟南飞，粮食成熟，瓜果飘香，是丰收的季节。麦子金黄，番薯出土，橘子、柿子上市，各种豆类长势良好，收获满满。小时候的金秋午后，我会和小伙伴一起，在长长的木板架上晒番薯干，暖阳流泻，大风飞扬，一边晒一边偷吃，满满当当的情趣。有时候，也会坐在木板凳上帮大人剥剥豆荚，用剥好的豆子烧一顿豆瓣猪肉饭，用剥好的豆瓣烧一锅豆瓣咸菜汤，用晒干的豆荚藤蔓当柴火。镬灶里烧出的豆瓣猪肉饭有豆子的灵魂之香，金秋午后等待一顿豆瓣猪肉饭，是物质贫瘠小时候最大的幸福。

都说春天是希望，秋天是凋零，其实秋天也不萧条，它饱满、丰饶、宁静、安详，没有春天的躁动和不安，更多的是接纳和包容。如果说春天是人生的少年期，蠢蠢欲动，多愁善感，那么秋天就是人生的中年期，波澜不惊，硕果累累。秋天更多的是平静和给予，给予我们粮食、蔬菜、瓜果，还有那踏实和丰富的精神盛感。

秋天是一种沉醉和享受，也是一种成就和获得。让我们爱上秋天吧，在秋天的某个拐角相遇，然后相视一笑。